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



叶芝诗歌： 灵魂之舞

○ 李 静 ·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

叶芝诗歌：灵魂之舞

李 静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芝诗歌：灵魂之舞/李静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8

ISBN 978-7-5473-0195-1

I. ①叶… II. ①李… III. ①叶芝，
F. D. (1865~1939)—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I56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648 号

叶芝诗歌：灵魂之舞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62 千

印 张：23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95-1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汪榕培

—

因为有天然的植被、湖泊和河流，库勒园成为各种鸟类的理想栖息地，仅天鹅和野鸭的品种就有若干种。《库勒庄园的野天鹅》就是叶芝看到庄园湖泊里的天鹅之美有感而作的。诗歌的开头部分呈现出一幅静态的画面：

树木尽显秋日的妖娆
林中小径已干，
在十月的暮色下湖水
映出寂静的天；
在石头间溢出的水上
有五十九只天鹅。

秋天的库勒庄园充满宁静而祥和的美，树林和林中的小路都寂静无声，而天空也一片静寂，湖面上天鹅在享受宁静，神秘而美丽。这一节所传达的意境恰似中国文人的闲云野鹤之境，描写了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庄园里的自然风光，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的渴求……

我在阅读一篇优美的散文，随着作者娓娓道来的语言进入库勒庄园，来到了 20 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文人们的活动地点。我在欣赏一

幅静谧的画卷,随着作者阴柔淡雅的画笔体验库勒庄园,看到了年过半百的爱尔兰诗人叶芝萌发诗兴的创作场所。我在体验一次文化的感悟,随着作者行云流水的思维翱翔于闲云野鹤之境,寻觅着千年之前竹林七贤在河南云台山中的聚会踪迹。

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女性作者的文学评论。李静通过向读者展现一幅静态的画面,运用她的思维探索叶芝的创作轨迹,敞开她的心扉叙述自己的点滴体会。勾画这幅静态画面的画家就是李静,因为诗句不是摘引现成的译本,而是她本人翻译的(全书所有的诗歌引文都是她本人翻译的),诗歌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创作。

接下来读一下叶芝的英语原诗: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The trees are in their autumn beauty,
The woodland paths are dry,
Under the October twilight the water
Mirrors a still sky;
Upon the brimming water among the stones
Are nine-and-fifty swans.

六行诗共出现四个动词,分别为 are、are、mirror 和 are,都是表现静态的动词,李静的理解是正确的,分别使用了表示静态的动词(尽显、已干、映出、有)。原诗的一、三、五行音节数量不等,大致为每行四个重音;原诗的二、四、六行节奏非常规整,都是三音步抑扬格。译诗用了整齐的形式,一、三、五行为九个字,二、四、六行为六个字(第六行为七个字),与原诗对应。从韵的角度看,原诗的二、四行押韵(dry 和 sky),五、六行是偏离式押韵(stones 和 swans),这种元音不同但辅音相同的押韵形式是很难的押韵方式,译诗的二、四行押韵(干、天),而五、六行不押韵,跟原诗比较接近(因为原诗的五、六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押韵)。由此可见,译诗在总体把握得当的前提下,连用词、格律等细节也符合原诗的特征。

再来看一下随手找来的几个译文,在表示静态的方面都有欠缺,因为只是就事论事地就某个细节作比较,译者的姓名在这里就略去不提了。

译文一:

树木披上了美丽的秋装，
林间的小径已变干，
在十月的暮霭笼罩下湖水
反映着一片宁静的天；
在乱石间流溢的溪水上
有五十九只天鹅游荡。

披上、变干、游荡等词都有动态的感觉，“湖水”也变成了“溪水”。
译文二：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平静的湖面变成了“流水”，见到的景象是天鹅在“浮游”。
译文三：

树木披上了美丽的秋装，
林中的小径一片干燥，
在十月的暮色中，流水
把静谧的天空映照，
一块块石头中漾着水波，
游着五十九只天鹅。

问题跟上一个译文是类似的。

上面的译文尽管来自优秀的译者，但在表达完整的静态画面时，还是略有瑕疵的，译诗的形式跟原诗的形式差距较大。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甚至在理解方面都可以有出入。我这里只想说，李静的译诗跟原诗最接近，不仅整体意境接近，连细节方面也

接近。

二

上文分析的一个片段可以管窥全文的面貌。

叶芝是 20 世纪爱尔兰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是异常丰富的，得到各国读者的认可，他本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李静的导师何树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博士生李静也以实际行动朝着新一代专家的行列前进。我去年参加了李静的博士论文答辩，她以上乘的论文、流畅的答辩通过了论文答辩。一年以后，她又进行了反复补充、修改和完善，在我的手边就放着她近 30 万字的专著手稿《叶芝诗歌：灵魂之舞》。

这部专著在列举与叶芝诗歌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之后，梳理了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 70 年代英-爱文学的几大主题，然后分别探讨了叶芝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诗歌主题。专著通过对各个时期文本的精读和剖析之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叶芝的诗歌内容丰富，而且不断求变求新，诗歌的主题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是隐藏在后面有两个不变的旋律——爱尔兰主题和反物质主义。

我在讲授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读和英语诗歌课程的时候，都讲过叶芝，但是没有像李静那样下那么多的工夫在这位诗人身上，自然没有她研究得透彻。连我自己带过的二十几个博士生也是一样，他们在研究某个题目的时候，从资料方面就是力求能够穷尽，在写作的角度方面力求能够与众不同，在内容方面务必有所创新，在某个题目方面，我的学生就已经超过我了，我在读他们的论文的时候，自己也有了更多的长进。读李静的专著时，从具体的内容方面我自然知道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内容，很有收获。

这里想谈三点感想。

第一，叶芝诗歌主题异常丰富，而且是个不断进取的诗人。在 *The Oxford Introduction to W. B. Yeats* (2006) 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According to W. H. Auden, the minor poet may spend a lifetime writing similar poems, but the major poet “continues [to mature] until he dies so that, if confronted by two poems of his of equal merit but

written at different times, the reader can immediately say which was written first.” Few poets measure up to Auden’s standard more fully than Yeats, who never stopped searching for new ways to unify his fragmented experience. 李静在她的著作中分别探讨了叶芝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诗歌主题,指出了隐藏在后面的两个不变的旋律,但是在讨论诗歌主题的衔接和发展方面,似乎还可以施以更多的笔墨,使读者更加清楚叶芝诗歌主题如何在社会发展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下逐渐转移的脉络。

第二,李静在文本细读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专著中详细分析了不同诗歌的文本,颇有见地,这种学风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如果能够更多地提到表现不同主题的时候艺术表现形式的相应变化,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阅读诗歌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为了欣赏,叶芝跟他同时代的现代派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是有所区别的。现在我国的文学评论普遍热衷于套用新的西方理论,这种做法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若是走得太远,就未必是好事了。我认为,研究作家作品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文本本身,西方文学评论家已经把“语言学回归”提到议事日程上,我国的文学评论家应该把更多的工夫下在文本内,而不是文本外。

第三,李静在专著中的全部叶芝诗歌引文都是自己翻译的,而不是借用现成的译文,这个做法也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译诗方式和相应的调整,如果根据其他译者的文本来研究,很可能抓不住原作者的意图和表现特点。我非常希望李静以后能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叶芝的全部诗歌都翻译出来,读者也会得到很大的享受,至少我在翘首以待。

2010年4月于苏州幽兰斋

目 录 CONTENTS

序 / 1

绪论 / 1

第一章 历史的回眸——1800~1870 年代的英-爱文学主题 / 36

第一节 爱尔兰社会状况 / 38

第二节 爱尔兰的痛楚 / 46

第三节 爱尔兰特性 / 58

第四节 爱尔兰的美丽 / 70

小 结 / 80

第二章 在模仿中寻觅——早期(1884~1899)诗歌主题 / 82

第一节 孤独的逃离 / 84

第二节 悲壮的英雄 / 95

第三节 神秘的玫瑰 / 112

第四节 爱情与政治 / 122

小 结 / 136

第三章 在开拓中前行——中期(1900~1919)诗歌主题 / 139

第一节 无望的爱情 / 140

第二节 至高无上的艺术 / 155

第三节	“贵族”礼赞 / 178
第四节	爱与恨浇铸的面具 / 211
小 结	/ 235
第四章	在回归中超越——晚期(1920~1939)诗歌主题 / 237
第一节	文明的哀叹 / 238
第二节	“人创造了死亡” / 261
第三节	爱的真谛 / 277
第四节	永远的爱尔兰 / 305
小 结	/ 326
结 论	/ 329
参考文献	/ 342
后 记	/ 355

绪 论

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主将，也是现代“爱尔兰的灵魂”^①。虽然学界对于叶芝其人及其作品褒贬不一，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叶芝在爱尔兰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百余年来叶芝研究从没有沉寂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叶芝，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叶芝于1885年首次发表作品，最早的评论文章是他的好友凯瑟琳·泰南^②1887年3月在《爱尔兰人周刊》上发表的《三个诗人》，文章盛赞叶芝1886年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的诗《摩萨达》，称这首诗吸引了所有爱诗之人的注意力，并期待叶芝第一部诗集的问世。凯瑟琳称赞叶芝的诗歌有新意，有现代乐感，充满戏剧性的情感，诗中随处可见的狂喜之美是该诗的精髓所在，甚至预言他未来将会有大成就。^③此后评介叶芝及其作品的文章或专著逐年增多。

从1950年代以来，“叶芝国际暑期学校”每年举办一次，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在斯莱戈^④交流研究叶芝的心得。从1986年开始，牛津大学出

① T. S. 艾略特语。

② 凯瑟琳·泰南(Katharine Tynan, 1861~1931)，爱尔兰诗人、小说家。

③ David Pierce. Ed. W. B. Yeats: *Critical Assessments*, V. 1. The Bank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2000, pp. 121 - 122.

④ 斯莱戈(Sligo)是爱尔兰中西部的郡名和镇名。斯莱戈镇是叶芝母亲的故乡，叶芝在此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这里一直是让叶芝魂牵梦绕的地方，其中的许多地名和传奇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版社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叶芝书信集》^①,从1989年开始,麦克米兰公司陆续出版了十三卷本的《叶芝作品集》^②。另外,有叶芝研究期刊四种:1966年创刊的《日本叶芝研究社》^③、1978年创刊的《叶芝、艾略特评论》^④、1982年创刊的《叶芝年鉴》^⑤以及1983年创刊的《叶芝:评论和文本研究年刊》^⑥。

相比较于国外的叶芝研究,国内对叶芝的介绍主要是对叶芝作品的译介,尤其是对其诗歌的译介,而对叶芝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以论文为主,专著数量极少。对叶芝诗歌的最早译介见于1921年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才受到中国文坛的重视。^⑦但是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对叶芝诗歌的译介几乎没有。只在1954年出版了钱遥翻译的《爱尔兰民间故事》^⑧。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译介工作有了可喜的成果,陆续有袁可嘉翻译的《驶向拜占庭》^⑨,袁小龙翻译的《抒情诗人叶芝诗选》^⑩和《丽达与天鹅》等叶芝抒情诗选集。傅浩后来修订再版的三卷本《叶芝诗集》^⑪是国内译介叶芝诗歌最全面的译作,此外还有王家新编选的三卷本《叶芝文集》^⑫和西蒙翻译的叶芝1925年撰写的《幻象》^⑬等译作。另外,国外的叶芝传记数量很多,将这些传记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工作却少有人问津,只有刘蕴芳翻译了连摩尔和伯蓝合著的《叶芝》^⑭。

按研究的主题来归纳,百余年的叶芝批评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叶芝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①叶芝生平研究;②叶芝与爱尔兰或英国的历

①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W. B. Yeats*. John Kelly. Gen.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2005.

②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Richard J. Finneran and George Mills Harper. Gen. Ed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Macmillan, 1989-.

③ *Yeats Society of Japan*, 1966-.

④ *Yeats Eliot Review*, 1978-.

⑤ *Yeats Annual*. London: Macmillan, 1982-.

⑥ *Yeats: An Annual Crit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1983-.

⑦ 何树教授和步凡详细介绍了国内对叶芝及其作品的译介情况,具体可参见步凡、何树:《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5~120页。

⑧ 叶芝编著:《爱尔兰民间故事》,钱遥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版。

⑨ 《驶向拜占庭》,袁可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⑩ 叶芝:《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袁小龙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⑪ 叶芝:《叶芝诗集》,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⑫ 叶芝:《叶芝文集》,王家新编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⑬ 叶芝:《幻象》,西蒙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⑭ 连摩尔、伯蓝:《叶芝》,刘蕴芳译,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

史或传统的关系研究以及对现代爱尔兰作出的贡献研究;③ 叶芝的写作风格研究;④ 叶芝与爱尔兰其他作家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他对二战后英美作家的影响研究;⑤ 叶芝与性的问题研究;⑥ 柏拉图、尼采等哲学家及叶芝本人的哲学思想及与其作品的关系研究;⑦ 神秘学对叶芝的影响及叶芝本人的神秘学思想对其作品的影响研究;⑧ 叶芝作品里的人名和地名等方面的词典或导读性参考文献研究。

笔者着重梳理与叶芝诗歌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将学者们对叶芝诗歌主题的研究大致分作六类:爱情、性、政治(包括身份)、死亡、神秘学和艺术。

(1) 爱情。叶芝的爱情诗一直是评论的热点,可以说叶芝的诗歌始于爱情,也终于爱情。伊丽莎白·巴特勒·卡林福德的《叶芝爱情诗歌中的性与历史》^①从女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角度讨论了叶芝爱情诗中的性政治及叶芝的性身份,分析了叶芝的爱情诗与历史语境及与19世纪文学传统的关系。卡林福德首先对爱情诗与关于爱情的诗作了界定,对于叶芝而言,爱情诗是爱情的直接表达,只写爱人或爱人的心境,而关于爱情的诗则不是抒情诗,没有激烈的感情,只有哲理的思考。^②卡林福德指出很难辨别叶芝的性别身份,因为叶芝从早期爱情诗中流露出的女子气,到中期时追求阳刚之气,而到北爱尔兰从爱尔兰分离出去之后,叶芝重新回到女子气的身份建构,写了许多色情诗反抗天主教的性伦理。卡林福德在书中梳理了19世纪的文学传统,指出父权制对女性身份的建构仍是主流话语,正典文学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和主体性。但是从1880年代掀起的妇女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女性”,爱尔兰也正处在去殖民化时期。当时的文学传统与历史语境之间出现了矛盾,虽然叶芝的爱情诗中有的也表现出与主流文学传统的合谋,但是他诗中的神秘学传统却是反主流的,而且叶芝的女性朋友都属于“新女性”,他尊敬她们。另外,叶芝诗歌中关于爱情的诗也表现出叶芝的民族主义观,随着他的民族主义观的改变,叶芝对女性形象的再现也发生改变——一开始是浪漫自由的、美丽的玫瑰,后来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的“可怕的美”,最后变成代表反教权主义的疯女简。叶芝的矛盾还在于他既是英国新教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公民,同时又是殖民地被压制、被疏离的爱尔兰人。该书对叶芝的性政治

① Elizabeth Butler Cullingford. *Gender and History in Yeats's Love Poetry*.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Ibid., p. 3.

进行了批判,所采用的女性主义视角不免有些偏激。总的来说,作者对叶芝的评价采取的辩证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笔者把叶芝的关于爱情的诗仍列于爱情诗的范畴,认为叶芝的爱情诗显示了叶芝的爱尔兰特色爱情,他的爱情观不仅反映了他所受的主流话语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对爱人或者说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和爱尔兰的看法与期待。

国内对叶芝该主题研究的论文只见于李小均的《感伤与超越——析叶芝名诗〈当你老了〉中的张力美》^①,该文主要分析了这首诗歌的张力美,认为诗中的张力建构了此诗的主题,即现实中的爱情与理想中的爱情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笔者同意该文的观点,同时认为诗歌借爱情树立了现实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的对立,抒发了他对永恒精神的追求。

(2) 性。女性(如恋人、朋友、妻子)对叶芝的创作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这贯穿他的一生。评论大多集中在毛德·冈、格雷戈里夫人和奥莉维娅·莎士比亚这三位女性身上。例如克兰(1983)分析叶芝与他的女性朋友的关系,并论述了这些女性在他诗歌里的投影,她与合恩(1979)等认为毛德·冈是叶芝作品里的象征的一部分,而格雷戈里夫人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②与一些学者认为叶芝的诗歌从早期对爱和性欲的浪漫处理变为后来的色情处理的看法不同,豪斯认为叶芝对性欲的建构代表了女性和欲望对神学和优生学的部分屈从。^③笔者认为优生学的确是叶芝性观念的一部分,尤其在《丽达与天鹅》中得到体现,但优生学不是叶芝性思想的全部。“女性代表了民族的理想或目标”,尤其是在如胡里痕的凯瑟琳、爱尔兰母亲、黑色的罗莎琳等形象上得到体现;话语把性及性欲作为隐喻和具备物质资源和直接暗示政治行动的具体现实;性观念是爱尔兰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再现,对叶芝而言,民族主义政治本身不仅丧失了理性而且被性欲化了。^④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如《1916年复活节》这样的诗歌,透过叶芝诗歌的性主题看其政治观。

(3) 政治。近年来关于叶芝与政治的话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① 李小均:《感伤与超越——析叶芝名诗〈当你老了〉中的张力美》,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0~62页。

② Elizabeth Butler Cullingford. *Gender and History in Yeats's Love Poetry*.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Marjorie Elizabeth Howes. *Yeats's Nations: Gender, Class, and Irishnes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Ibid., p. 12.

研究主要从后殖民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等角度着手,研究包括叶芝与爱尔兰民族主义、叶芝与法西斯主义,主要着眼于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还有 1916 年复活节起义、爱尔兰内战和爱尔兰自由邦时期的叶芝等。

叶芝的政治诗引起许多学者的争议。J. M. 合恩的《叶芝先生的政治诗》^①为叶芝辩护,认为人们不必出于政治方面的担心而拒绝叶芝到英国大学作演讲。虽然叶芝的许多诗被人们称作政治诗,但诗歌的政治色彩并不明显,其中并没有反英的痕迹或亲爱尔兰的情绪。叶芝的政治诗只是对爱尔兰的人物、事件和风俗的评述,他憎恶都柏林新兴资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利用爱尔兰的民族属性,因此他最终得出结论“浪漫的爱尔兰已死”。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是爱尔兰民族作家为重建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复兴所作的努力,叶芝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乔治·约瑟夫·华生的《爱尔兰身份和文艺复兴:辛格、叶芝、乔伊斯和奥凯西》^②联系 1890 年代到 1930 年代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爱尔兰社会,分析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这四位作家的爱尔兰身份,论述主要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华生指出,这四位作家都为一个共同的主题而努力,那就是爱尔兰身份的本质或内涵,他还讨论了这一身份对他们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造成的影响。该书讨论的中心是身份问题,包括爱尔兰身份、作家的写作身份及爱尔兰特性的内涵。华生指出身份问题是 20 世纪初爱尔兰文学作品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爱尔兰特性的本质和身份问题也成为四位作家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对象。叶芝的英-爱身份使他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叶芝因此从最初对爱尔兰文化统一理想的坚持发展成他所说的“英-爱孤独”,即叶芝最终感到的是一种被疏远的孤独。华生从“身份”的角度考察四位作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身份”是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词,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它的含义。但是他并没有把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并不能全面地考察作家的身份,所以才会得出结论说叶芝的感受是“英-爱

① 合恩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 1922 年 2 月 4 日的《瞭望》第 49 期上。参见 J. M. Hone. *The Political Poems of Mr. Yeats*. In: David Pierce. Ed. *W. B. Yeats: Critical Assessments*, V. 2. The Bank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2000, pp. 129 - 133.

② George Joseph Watson. *Irish Identity and the Literary Revival: Synge, Yeats, Joyce and O'Casey*. London: Croom Hel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9.

孤独”。笔者认为叶芝最终确立了他独特的爱尔兰身份,这使得他能以超然的态度审视个人、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何树教授所著《从本土走向世界——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研究》是我国研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分析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历史原因,详细论述了运动的过程以及运动高潮时发生转向的前因后果,并鲜明地指出是这一运动最终让爱尔兰文学从本土走向了世界。该书发现该运动的转向只存在于主题、形式和内容上,虽然它经历了与爱尔兰的激进民族主义的结合、分离到对立,但其民族主义特性一直没有改变,认为以叶芝为领导的这场运动“不仅为爱尔兰民族整合提供了一个文化基础和基本思路,也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美丽的爱尔兰”。^①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过程和性质以及文艺复兴文人们,尤其是叶芝的民族立场和写作立场。笔者认为叶芝的诗歌主题与这场运动几乎同步经历了与激进民族主义的结合、分离与对立:叶芝早期主要因为毛德·冈的缘故而急切地想融入爱尔兰激进民族主义的阵营,歌颂爱尔兰事物,尤其是爱尔兰的过去,而批判英国的物质主义;后来从冈和运动本身看到了激进政治的弊端,即让人丧失理性、让人变得偏激和充满暴力,他迅速从运动中抽身,坚持诗歌的艺术审美尺度而不是政治尺度,诗歌主题转而攻击爱尔兰中产阶级的利欲熏心和精神贫乏;1916年复活节起义后,尤其是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他毅然与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唱反调,对它的狭隘性反唇相讥,其诗歌主题对爱尔兰特性进行了界定。

国内分析叶芝身份的论文屈指可数,仅3篇。何树教授的《英-爱文化认同形成初探》^②分析了爱尔兰复兴时期英-爱作家的文化认同形成的背景,认为在复兴凯尔特文化的过程中,英-爱作家处于英国文化和爱尔兰文化的双重冲击下,因此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英-爱文化认同,使他们为振兴民族文化和整合爱尔兰民族成为可能。对于文艺复兴中的主要人物叶芝,何树教授的《叶芝与对立民族主义》^③认为叶芝

① 何树:《从本土走向世界——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② 何树:《英-爱文化认同形成初探》,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76~79页。

③ 何树:《叶芝与对立民族主义》,载《外语研究》2002年第1期,第43~47页。

一直没有改变其民族主义立场,他一直站在爱尔兰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对立面,即第三方的立场,用积极的态度批评另外两方,而且他一直站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对立面,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为复兴爱尔兰民族而努力。刘宝强和高莉莉的《爱尔兰身份的寻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乔伊斯和叶芝》^①比较分析了叶芝与乔伊斯各自对爱尔兰身份建构的不同方式,指出叶芝从对古老的凯尔特文化的自豪感中寻求并认识了爱尔兰身份,而乔伊斯从文化卑劣感中认识了爱尔兰身份。笔者认为该文分析的是叶芝早期的爱尔兰身份,而叶芝在创作中后期就不单只从古凯尔特文化中寻求民族特性的根基了。

叶芝在英国度过了他一生中约一半的时间,他的父母亲都不是本土的爱尔兰人,他受的教育是英国的,他受到英国很多文人的影响,英国文化在他身上打上了永远的烙印。戴维·皮尔斯的《叶芝的世界:爱尔兰、英国和诗一般的想象》^②纠正了以前的研究者们一味强调叶芝的爱尔兰背景而很少提及他的英国背景的做法,作者将叶芝的生平与叶芝的创作联系起来,强调英国背景与爱尔兰背景同样影响叶芝及他的创作,为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叶芝提供了范本。不过特伦斯·布朗却认为:“实际上叶芝度过了一生中许多时间的英国在他写作中的作用出奇地小,只在他的诗歌里具体地提到三次。”^③的确叶芝在他的诗歌里很少提到英国,他更多地提及爱尔兰,尤其是斯莱戈,但英国对他的影响绝不亚于爱尔兰对他的影响,如果没有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叶芝就不可能在文学上有那么高的建树,更不可能对自己的身份一直感到困惑,并试图确立自己鲜明的爱尔兰身份。

爱尔兰民间传说是叶芝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芝爱尔兰身份的一部分。玛丽·海伦·图恩特的《W. B. 叶芝与爱尔兰民间传说》^④探讨了爱尔兰民间故事^⑤对叶芝的影响及在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叶芝诗

① 刘宝强、高莉莉:《爱尔兰身份的寻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乔伊斯和叶芝》,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68~70 页。

② David Pierce. *Yeats's Worlds: Ireland, England, and the Poetic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Terrence Brown. *The Life of W. 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 Dublin: Gill & Macmillan Ltd., 1999, 2001, p. 22.

④ Mary Helen Thuente. *W. B. Yeats and Irish Folklore*. Totowa, N. J.: Barnes & Noble, 1980.

⑤ 图恩特将传统的民间叙事体裁分为三类:神话(mythology)、传奇(legend)和民间故事(folktale)。她尤其强调传奇对叶芝的影响。